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號第八十四卷第五期

傳記文學

2004
May
504

ISSN 1234-5679



05

9 771234 567003

定價◎150 元

鋪魏念宇宙化隨

青年黨來台分裂滄桑史
滕傑力行社組織內幕揭密
錯批馬寅初人口多四億
硬骨頭音樂家賀綠汀
中國影壇台灣明星何非光

編輯室手記

成發

「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仇敵……」，經歷過抗日戰爭時期的人大概都會唱這首游擊隊歌，但知道作者的，可能就不多了。素有「硬骨頭」之稱的音樂家賀綠汀，

黨分裂的種子。個別的歷史片段，除了有助於釐清事實真相，也許不能真正教我們什麼，但歷史知識的累積至少可以豐富人的思維，提供更廣闊的參考點。

和同時期的作曲家黎錦暉（傳記文學四九〇期）比起來，早期的經歷困苦得多，但晚年卻幸運地得到中共領導人的保護。賀綠汀生長在貧苦的農村家庭中，以無比的堅毅，克服數不清的困難，給我們留下或迴腸蕩氣，或歡欣鼓舞的旋律和歌詞，讀者一面看他的故事，一面恐也難免哼幾首他的樂曲吧！

記得小時候，常帶著驕傲的語氣

台灣總統大選剛落幕，幾個政黨都傳出分裂跡象，剛巧本期「傳記文學」有兩篇特稿都涉及政黨內部分裂的起源和滄桑：青年黨來台分裂始末和力行社內部小組組織，埋下日後國民

背誦「中國地大物博，擁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沒想到當年被視為最大資源的人力，在人口突破十億之時，成了阻礙經濟發展的罪魁禍首。首倡中國應該控制人口成長、計劃生育的經濟學家馬寅初，如果沒有被打成右派反動分子，中國大陸今天大概也不會那麼嚴厲地執行一胎化政策，引起一些國際人士非議，甚至被利用為反共的藉口。讀馬寅初的傳記，看到執政者因拒絕採納他的遠見所造成的後果，令人惋惜。

魏鏞教授的逝世，不僅對他的家

人、好友及學生都是損失，對積極尋求台灣出路的人來說，也是一個挫折。魏教授任研考會主委時，大力推動的青年知識分子培養計劃，除了學術上的要求以外，還特別著重他們在國際場合上應對、思辨的能力，以期能讓台灣在國際上保有一定的能見度。近年來，魏教授把有限的精力放在台灣和大陸未來的政治關係上，企圖發展出一套可行的體制。這一期的「傳記文學」邀來兩篇紀念他的文章：周陽山回憶和他的師生關係，以及弟弟魏瀚對大哥的懷念。魏鏞除了是一位誨人不倦的教授、仗義執言的人民公僕以外，很少人知道他還是一位詩人、書法家和畫家。他的四言訣別詩中，最後幾句清楚表達了他的意境和心胸：茫茫宇宙，尚有盡期，與之隨化，誰曰不宜。

傳記文學

第八十四卷

第五期

目錄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二〇〇四）五月號（總號第五〇四期）

編輯室手記……………

成露茜（一）

本期特稿

批錯一人 多生四億……………

馮澤君、汪受訓（四）

——記人口學家、教育家馬寅初先生

一頁滄桑史……………

陳正茂（二〇）

——試論青年黨來台分裂始末（上）

力行社的組織與成員……………

滕傑口述 勞政武輯註（三五）

專題：魏鏞教授逝世紀念

雁行折翼……………

魏瀚（五五）

——悼念大哥魏鏞

魏鏞教授與我……………

周陽山（六六）

歷史與人物

硬骨頭音樂家賀綠汀……………

嚴農（六九）

一代宗師竺可楨……………

高志林（八八）

時代憶述

抗戰時期培養砲兵幹部搖籃的砲兵學校……………

嚴樹楠（九八）

民國五十一年（一九六二）六月一日創刊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誌字第一〇六二號
中華郵政新聞紙類登記執照一五三二號
傳記文學 第八十四卷 第五期
民國九十三年（二〇〇四）五月一日出版
總號第五〇四號·每月一日出版

創辦 人：劉紹唐

名譽發行人：劉王愛生

社務顧問：成嘉玲

編輯顧問：成露茜 羊憶蓉 殷允芃 藍博洲

喻蓉蓉 于翔麟 邱慶麟

社長：成露茜

總經理：黃智成

編輯者：傳記文學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傳記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社址：臺北市木柵路一段六十六之七號一樓

臺北市木柵郵政2-57號信箱

電話 (02) 2236-9365, (02) 2236-9312

電話傳真 (02) 2236-9352

e-mail: biogra-phics@mail.hinet.net

website: <http://www.biographies.com.tw>

本社英文通訊處：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Mucha P. O. Box 2-57,

Taipei, Taiwan, 116, R.O.C.

國內訂閱及購書：請參照左列訂閱價目，將訂費交存當地最近郵局

劃撥儲金「00036910 號傳記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帳戶，註明起迄期數，免收匯費郵費。

訂閱本刊可享受購書八折優待（特價書除外）。

國外訂閱及購書：

請開具美金支票或旅行支票，直接掛號寄交本社，收款後，當即寄書。

專題：魏鏞教授逝世紀念

雁行折翼

悼念大哥魏鏞

魏 瀚

四月五日，清明節的第二天，多日陰雨寒冷的台北，太陽終於露了臉，我由復興南路穿過台大校園去公館，椰林大道兩旁的杜鵑多已凋謝，但是燦爛陽光下的綠葉花樹仍顯得春意盎然，令人心清氣爽，但是想到大哥已無法享受這溫暖的陽光，不禁悲從中來；看到一群群男女學生漫步在校園，而大哥再也無緣在課堂裡教育莘莘學子了，內心十分惆悵。

直到現在，我仍然不太能接受我的大哥——魏鏞——已離我們而去的事實，他那高大的身軀，略顯嚴肅的面容，鏗鏘有力的聲音，都彷彿就在眼前，怎麼也令人難以相信他已離開人間。

大哥與我們永訣，內心的悲痛，超過父母親去世時的感受，父親八十五歲辭世，母親享壽八十八歲，兩位老人家晚年身體健康逐漸走下坡，眼看他們一天天的衰老，對人生必然的結局，做兒女的心理上已有準備。但是，大哥卻病得突然，走得很快，我幾乎承受不了這個沉重的打擊。

健康檢查仍有盲點

大哥的身體一向很好，甚少生病。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到榮總作例行健康檢查時，發現肝上有陰影，醫生幾乎立即判斷是惡性腫瘤，由於相

當分散，因此懷疑癌細胞並非原生，可能是從其他部位轉移過來，再經過全身檢查，才發現病灶是大腸癌，而癌細胞已擴散到肝臟。

這個消息，對大哥和親人來說，正如晴天霹靂，因為大哥非常注意身體保健，二十多年來，每年都固定作健康檢查，但是沒想現代醫藥這麼發達，醫事檢驗卻有盲點，他每年到榮總做健檢，在「照大腸鏡」這個項目上，都按照一般習慣只觀察到六十公分左右，而大哥的腫瘤是長在大腸底部約一百公分的地方，因此未能及早發現、及時治療，真是令人扼腕嘆息。

當時榮總和台大的醫生依病情判斷

生何碌碌
死何寂寂
仗義守志
無懼無疑
惟憐小女
頓減依持
偏賴吾妻
繼續呵抑
茫茫宇宙
尚有盡期
與之隨化
誰曰不宜

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廿五日
鏞書於麗水街寓
所書奇 鏞誌



▲魏鏞於九十二年十一月間親筆書寫之遺言。

，都對大哥直言，癌細胞已經擴散，已屬末期癌症，面對這樣突如其來的重大打擊，大哥卻表現得異常冷靜，他對家人表示，一定要和病痛抗爭到底。接下來是一段和頑疾艱苦奮戰的過程，先是開刀切除大腸腫瘤，然後是幾個階段的化療，又做了肝臟血管栓塞，由於大哥身體底子好，因此一般人做化療的掉髮、嘔吐等後遺症，在他身上反應都十分輕微，因此這段期間，他不但照常到學校任教，在報刊上寫文章，上電視評論節目，還在醫生的同意下，數度前往美國及歐洲，出席學術會議或發表專題演講，那股不屈不撓的毅力和堅強的生命力，連他的主治醫師——台大的鄭安理教授，都十分驚訝和佩服。

直到去年十一月間，距離發現病情已將近一年，大哥的體力和健康狀況都明顯衰退，十一月中旬我去探望時，他拿出一幅用毛筆書寫的遺言給我看，開頭的四句就是：「生何碌碌，死何寂寂，

仗義守志，無懼無疑……。」冬陽斜斜地照進屋內，大哥的眼神安靜深邃；天有些涼了，我的眼眶卻不由自主的熱了起來。

大哥屬鼠，子時出生，小時候，父親的同鄉摯友，在命理界相當有名的前國大代表季雲凌（百年）先生，為我們三兄弟批八字算命，他開玩笑地向家父說：「鏞姪是午夜時分出生的老鼠，必須勤於覓食，將來恐怕是個勞碌命。」

大哥果然是一生勞碌，從讀書、留學、教書、從政，一路走來，幾乎沒有享受過悠閒的日子，他生成這個勞碌命，一則是環境，一則是個性。我們全家剛來台時，父親在國民黨中央黨部任中級幹部，五口之家的生活都要依靠他那份微薄薪水，家境十分清苦。大哥那時候板橋初中畢業，剛考進建國高中，他開始用一種特殊的方式來幫忙改善家中的經濟，那就是以優異的成績到處申請獎學金，以多出應繳學費好幾倍的錢來貼補家用，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大學畢業。

勤奮好學做事認真

◀民國三十六年，魏鏞三兄弟在漢口市自宅門前合影，右起長兄魏鏞、三弟魏瀚、二弟魏桐。



要爭取獎學金就必須用功讀書，這一點對大哥來說，似乎是件不太困難的事。他從小就勤奮好學，喜歡看書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不管是那一類型的書籍，無論是鯨吞還是蠶食，他總是樂在其中，對其他事渾然不覺。父親常以帶點誇耀的口吻向親友說：「鏞鏞是個讀書的兒子，就是有點書呆子氣。」

其實，大哥在學校裡，除了功課名列前茅外，圖畫、書法、演講、作文等比賽也經常得獎，同時在課外活動中也非常活躍，曾當選政大學生代聯會主席，亦曾膺選傑出學生代表，赴日本出席國際學生會議。運動方面他喜歡游泳和健身，唸高中時，有一段時間非常著迷於自力健身，練得十分勤快，沒事就喜歡向家人炫耀他的雙頭肌和肚子上的腹肌。

負笈美國時，除了一張機票外，身無長物，保證金是向三個同學和朋友借來的，學校給的獎學金不足於支付學費和生活費，因此大哥特別提早一個半月到達舊金山，先到中國餐館打工籌措生

活費，還不忘記寄些錢回台灣。

從打工的留學生到拿到博士學位後當教授，他從未中斷寄錢回家，回國後有時和家人談起留美生活，提到打完工回到宿舍，已經疲憊不堪，還要振作精神熬夜唸書，讀在異鄉辛酸行，每回聽在做弟弟的耳中，內心充滿感動。

除了環境因素外，在個性方面，他做事一絲不苟，凡事求好，同時責任感特別重，除了把自己弄得很累不說，跟他做事的人都喊吃不消。他當年應邀自美回國服務時，在美國任工程師的二哥向他說：「你回國到政府做事，不就把學術研究放棄了嗎？」大哥說，無論行政工作多忙，絕對不會放棄學術研究，後來果然做到了這一點。

從行政院研考會，到革命實踐研究院，乃至於當立委，無論公務或雜事多忙，他仍然勤於治學，除了在大學兼課外，還經常在國際性的期刊上發表論文，或參加學術會議，提出專題報告。有人說「書生從政」是一條不歸路，但是大哥以事實證明書生從政仍可兼顧學術，只是這樣苦了他自己，這麼多年來，



►就讀政大外交系時的魏鏞。

他是蠟燭兩頭燒，白天忙於公務，晚上還經常熬夜看書寫論文，長期睡眠不足，體力不斷透支，健康也無形中受到了戕害。

堅持立場是非分明

「仗義守志，無懼無疑」這兩句話是大哥一生的寫照。是非分明，堅持立場，是他最引以自豪的。嫉惡如仇、不畏權勢，正義凜然，勇往直前，這些形容詞用在他身上當不為過。在他的字典裡，是沒有「妥協」這兩個字的，這種剛正耿直的個性，固然樹立了為人處事

的風格，但也為他帶來了不少困擾和負面影響。

國內政界和學術界對大哥的確有不同的評價，欣賞他的人，認為他學問好，講原則，具有知識分子的風骨，不隨波逐流；對他有意見的人，認為他恃才傲物，不識時務，甚至不通人情世故。作為他的弟弟，持平而論，大哥為人正直，堅持理念，治學勤奮，我從內心裡對他十分敬重；但是大哥的學者習性，脾氣的固執，有時候的確讓人難以適應。

舉個親身體驗的例子，在大哥尚未回國服務時，我已在新聞界工作多年，他回來在政府任職，當然就要和媒體接觸，我也自然成為他和媒體互動的一條管道，那個時期最讓我為難的，不是他的新聞見不了報，而是他動不動就要求報紙更正，只要有關他自己或是他任職機關的新聞，不論是記者不小心的筆誤，或是引述他的話不完整，他馬上就會去函那家報社要求更正，新聞界的朋友常向我抱怨：「你老哥實在是太小題大作了，沒什麼了不起的事，幹嘛要求

更正呢？」

我向大哥說明，要求更正在台灣報界是一件很嚴重的事，通常是有人受到媒體的惡意誣蔑、中傷，或是人名、數據有重大錯誤，才會採取這種行動，大哥對我的說法頗不以為然，他說在美國社會，報紙上的報導不正確，就是很嚴重的事，當事人一定會要求更正的，如果不去處理，就是「鄉愿」。他當時還講了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話：「我知道國內的人對這種事都是能忍則忍，台灣的新聞界就是這樣被寵壞了！」，我聽了只好苦笑搖頭，他這樣說，連我也罵進去了。

從政之路幾番起伏

其實當年媒體對他是很捧場的，大家都知他是行政院長蔣經國從美國延攬回國的「青年才俊」，同時他在出任行政院研考會主委後，有很多作為的確讓人耳目一新，引起各方注意，媒體和政界普遍認為魏鏞把一向被認為是冷衙門的「行政院研考會」給炒熱了。後來

無論在黨政單位或是國會，乃至回到學術界，他在媒體的見報率或是曝光度仍然是相當高的，但是他那種倔強的脾氣和不懂得做公關工作，也得罪了不少媒體人，後來他從政之路不順遂，或是受



▲民國六十五年，魏鏞（第三排右二）以不到四十歲的年齡，出任行政院研考會主委，成為蔣經國內閣中最年輕的閣員。（第一排右起：張豐緒、邱創煥、李國鼎、葉公超、蔣經國、徐慶鐘、李登輝、高玉樹、陳奇祿。第二排右起：毛松年、林金生、汪道淵、費驊、沈昌煥、高魁元、李元簇、孫運璿、崔垂言。第三排右起：丁懋時、魏鏞、張祖詒、張繼正、謝東閔、周宏濤、林洋洋、趙聚鈺。）

到某方面的打壓時，新聞界有些人就藉機修理他，發洩過去對他的不滿。

大哥的知名度是建立在他的學術成就與從政表現，他的治學生涯一直不斷往前推進，但是從政之路卻是幾番起伏，幾度鋒芒畢露，亦常波濤洶湧。

他於民國六十四年自美返國，初任

政大國關中心副主任，旋即發表為行政院研考會主委，在主持研考會的十二年當中，是從政生涯中最風光的時期，他確立行政機關的管考制度，推動行政作業電腦化，執行為民服務工作，績效相當卓著，但是大哥為了徹底達成任務，遭遇很多阻力，更承受了來自各方的壓力。

單是建立行政機關的管考制度這一點，就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對於管考作業的審核查察，他的要求是追根究柢，一絲不苟，讓過去虛應故事的承辦人員很不習慣，在追蹤考核各機關的施政進度與計畫執行成效時，完全按規章行事，絕不徇私，很多機關的施政進度落後，計畫執行不徹底，研考會在行政院會中提報告，或是在書面文件上，都是據實公布，讓不少部會首長和省市長面子上掛不住，對魏主委的鐵面無私，不講人情，少數人表面上雖未表不滿，私下卻不免心生怨恨。

記得有一年（約民國七十年初），有一家規模很大，歷史悠久的國營事業由經濟部送呈行政院的考成是乙等，當



►魏鏞留美獲得奧瑞岡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時，父魏紹微赴美參加其畢業典禮。

時的國營事業考成，經過自評、初核、複核三個階段，送到行政院複核時，仍須通過經建會、人事局、主計處、秘書處和研考會的彙整考評，最後由研考會送呈院長批定。在彙整討論時，與會單位認為該國營事業虧損嚴重，業績不彰，達不到乙等的標準，因此建議考成改為丙等。

大哥依據綜合結論，最後上簽這份

公文時十分慎重，因為國營事業的考成牽涉到該單位員工的績效獎金，考丙等的話，員工的績效獎金就會大幅縮水，但是大哥仔細審核該單位的業績後，尊重了行政院各單位和研考會內部同仁的專業評量，毅然扛下責任，將那家國營事業該年的考成改打丙等，這在過去是很少有的事。

這項決定果然引起軒然大波，當時是一位作風強悍、大老級的前輩擔任經濟部長，他不但向行政院提出抗議，還當面向魏主委嚴厲質問，大發雷霆，但是大哥不為所動，硬是維持了考成丙等的決定，若干年後，這家國營事業因經營不善，在民營化後已形同解體。

提多體系國家概念

在我國退出聯合國及中美斷交後，

國家的外交處境十分艱難，由於大哥對「分裂國家」的研究，頗受國際間重視，因此在當時的行政院長孫運璿先生的充分理解下，他利用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的機會，提出「多體系國家」和「雙重承認」的主張，希望能為我國外交走出一條路來，尤其是在很多國際性組織中，能藉以保留會籍或進而爭取會籍，這種原創性的思想理論與政策模式，引起國內外極大的反應和討論，甚至彼岸的注意，但卻在立法院受到一些老立委的強烈質疑，認為「漢賊不兩立」，如果我們主張「多體系國家」，豈不是承認中共偽政權是一個合法政體？而那個年代的政治氣氛，是不容許大哥多所辯解的，他只好默默承受來自各方面的指責與壓力。後來內閣改組，閣揆易人，大哥仍受器重與留任，足見最高當局仍是支持他的。

事實上，從政府的檔案文件中了解，當時行政院高層基本上是同意「多體系國家」概念的，並曾經在不公開的情況下，開會認真研討。後來「國統綱領」制訂時，在「一個中國」概念中，正

式主張兩個「政治實體」的共存。而行政院陸委會「海峽兩岸關係白皮書」中，也明載：「一個中國是一個歷史、地理和文化的中國，在此觀念下，兩個政治實體相互不視對方為外國而共存，然而在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中，卻是屬於完全的國際法身分。」這種官方的表述，完全和大哥當初提出「多體系國家」的概念及主張相同，甚至連文字也沒有更動。

被貼上非主流標籤

大哥政治生涯的轉捩點是行政院長孫運璿先生中風退隱，乃至蔣經國總統的逝世。政治是現實的，失去了欣賞與器重他的長官背後支持，大哥政治光芒立即黯淡了不少，經國先生於民國七十七年一月間去世，當年七月，大哥研考會主委的職務被撤換，隔了一段時間，才被安排接掌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

大哥的從政背景十分單純，也無政治色彩，但是民國七十九年二月中旬，國民黨在陽明山中山樓召開臨時中全會

，推選第八任總統候選人，發生所謂「二月政爭」事件，當時在黨內總統候選人產生方式上，與會人士分成「起立」與「票選」兩派意見。大哥認為，現在是什麼時代了，國民黨怎麼還用「起立一致擁戴」的方式來推舉總統候選人，因此發言主張以票選產生，從此，他就被人貼上了「非主流派」的標籤，後來甚至被形容成是「反李」的大將，政壇中傳言以及媒體渲染，造成很多人都有一種印象：「魏鏞是反李登輝的」或是「魏鏞很早就反李」（關於「二月政爭」事件，三月份的「傳記文學」，滕傑先生已有大作詳敘，文中也提到家兄，此處不再贅述）。

我和大哥聊天時，多次談起這件事，他說，當年他主張票選，完全是站在黨內民主的角度來看問題，並無「反誰」、「擁誰」的想法，同時所謂「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說法，在定義上就有問題，誰是主流？誰是非主流？如硬要以二分法來劃界限，認為擁護李登輝的就是主流，反對李登輝的就是非主流，這完全是威權時代的想法，不符合

民主的潮流。

聽了大哥這席話，以今日事實發展來印證，有些「人」與「事」的確經不起時間的檢驗，今天李登輝脫黨，公開發表反對國民黨言論，誓言要消滅外來政權的殘餘勢力，回顧他當年擔任國民黨主席與國家元首時，不少人圍繞在身旁，以黨主席死忠的「禁衛軍」自居，全力打擊非主流人士，如今這些人回首當年所作所為，不知心裡作何感想？人之風動一時，在品性，不在地位，地位雖高，無堅持，何得風動一時，政治人物的功過是非，誰也逃不過歷史的眼睛。

談到「反李」的問題，大哥對我說，他對李登輝本人並無成見，但是對李先生掌權以後專斷的行事風格，尤其在國家認同與基本立場方面，他的確是很有意思的。但他是對事不對人，就以他主張票選總統候選人那件事來說，當時他擔任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是黨主席的直屬部下，如果他以宦途為重，或是明哲保身的話，就算不「擁李」，也大可以沉默以對，不必上台「勇敢」發言



►魏鏞（中）擔任立委時，對國家立場的維護十分堅持。

（滕傑先生用語），但他是講原則的，爲了黨內民主與促進國民黨走向現代化，他義無反顧。

衆皆諾諾一士譁譁

後來，從離開革命實踐研究院開始，無論是在立法院，乃至學術界，他受到一連串無情的排擠、打壓和抹黑，但在一些基本立場和原則上，他從不改其志。很多朋友都勸說不必和當局作對，但是他就是一付「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勸都勸不動。在很多國民黨的重要會議中，只要是找到機會，他一定會發言對黨內民主、紀律與制度和當局的國家認同問題提出質疑，有時候一些擁李的人士噓他下台，他仍然從容以對，在一群政治彎腰族中，大哥脊樑挺得很直。

讓我覺得奇怪的是，大哥「反李」多年，等到李登輝離開國民黨後，很多人開始在報章或電視上批李，甚至包括那些以前擁李的人也夸夸其談，大言不慚，反而未見大哥在言談或文章中有所評論，很多電視台和報紙邀他談話或寫文章，他都婉拒了。我以此事問他，他輕描淡寫地說，「該說的我早已說過了，如今不過是原形畢露，真相大白而已，證明過去我並非無的放矢，而這位先生現在已不值得我去批評了。」

民國七十九年，大哥離開了黨務工作，回歸學術界，應聘到交通大學擔任專任教授兼共同科主任。八十年二月，在學術界、企業界、政界朋友的贊助下，大哥成立了「前瞻文教基金會」，結合社會各界的力量，從事公共政策及國際關係方面的研究與合作，這個基金會的運作是相當成功的，也建立了口碑和聲譽。

參選立委是大哥生涯規劃的一大轉折，從政府官員到黨務工作，乃至回到學術界從事教學研究，這些經歷都不令人意外，但我從未料到他會想當民意代表。民國八十一年，有一天他突然告訴我，決定要選立委，我嚇了一跳，第一反應是想勸他打消這個念頭，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個性，心意已決的事很難改變，我問他的第一句話是：「選立委要花不少錢，你有這個經濟能力嗎？」大哥笑著說：「我要打一場不同的選戰，靠形象，不靠鈔票。」

他說，他計畫要在台北市南區選立委，這個地區主要的票源是大安、文山兩個區，而這裡的選民水準和素質是台

北市最高的，他認為如果在外縣市甚至在台北市北區參選，他都沒有機會，只有在台北市南區，以他完整的學經歷和本身的知名度，應該可以憑形象來爭取選票。同時他也強調在他的學術研究領域中，本來就包括政黨政治和選民行為，他過去就發表過很多這方面的論文，也作過不少選民行為的分析與調查，自認對選舉是不陌生的。聽了大哥這番話，我忍不住澆冷水說：「理論歸理論，現實是現實，等你真正參選以後，恐怕就不是那麼回事了。」

參選立委勤跑基層

▲魏鏞站在立法院議場前留影。



我當時不太贊成大哥選立委，一方面是知道他經濟能力不夠，更重要的是我認為他的個性不適合做民意代表，就連當個候選人也怎麼看都不像，試想一個坐慣辦公室看公文和站講台教課的人，性格內向拘謹，待人處事也不夠圓融周到，再加上他本來就有點心高氣傲的學者脾氣，實在難以想像他身上披著彩帶，走在大街小巷向人打躬作揖拜託拉票。

就連大哥的家人和朋友也對他要參選立委持保守態度，一位新聞界的朋友對我說：「魏鏞形象是不錯的，但是我看他很難拉下身段，走入群眾。」

這一點我們都看錯了，大哥後來參選立委，勤跑基層，到處拜票，不停握手，逢人問好，雖然拱手的姿勢始終不太自然，選舉語言也講得不很順口，台語更是不夠輪轉，但是態度是誠懇的，雙腳是勤快的，政見是有內容的，儘管在海報、旗幟、文宣冊子、助選人員和競選車輛方面，和別的候選人差了一大截，但是也許真像他所強調的，他競選

靠形象，不靠鈔票。同時沒想到當他宣布參選後，居然得到很多朋友的熱心支持，不少人捐款，有些人自動跑來幫忙助選，還有選區內的地方人士，包括一些鄰里長，過去和大哥並無一面之緣，也大力替大哥跑票、拉票，真是盛情感人，結果大哥第一次參選立委，就高票當選，讓不少人跌破眼鏡。

八十二年起，大哥擔任立委，是從政生涯的另一個高潮，到立法院後，大哥很快就進入情況，他了解政府內政外交情況，又具有國際觀，因此任何有關國政大計或民生問題，每每能迅速掌握重點，提出質詢。他的問政風格十分犀利，由於但任過政府官員和黨務工作，知道政府機關的運作方式和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各部會首長在答覆魏委員質詢時，都很專注謹慎，不敢實問虛答，掉以輕心。

在立委任期內，他曾擔任過外交及僑政委員會的召集委員，而且數度率團赴歐美及東南亞國家訪問，也推動通過全民健保等法案。這個時期，他的知名度甚至比擔任黨政工作時更高，只要他

提出比較敏感性的質詢或是有重大新聞事件發生，馬上就成為媒體爭相訪問與報導的對象，而他立法院的表現，也獲得社運團體、國會觀察基金會、澄社和國會記者評為最傑出的立委之一。

鋒芒畢露難免招忌

大哥初任立委即鋒芒畢露，自然是十分招忌的，有些官員不滿他質詢時的咄咄逼人；同一選區的國民黨立委認為他搶了鋒頭；而他對外交問題、國家定位和兩岸政策等立場的堅持，也令當局十分不悅，甚至感覺芒刺在背，但是大哥言所當言，為所當為，他不是政治喜鵲，他是孤雁。

和其他立委比起來，大哥的行事風格也是別樹一幟，他不和利益團體接觸，婉拒參與其他立委的檯面下的運作，甚至一般立委最常見的喝酒應酬，他都是能推就推，相較於其他立委的八面玲瓏，他不善於拉關係，結人脈。他勤於問政，同時在百忙當中，仍在台大、交大學兼課，不時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

論文，還經常出席國內外的學術會議，就因為他始終沒有放棄學術研究工作，後來國會論政的生涯告一段落後，很快又回到學術界。

大哥得病，知道終將不起時，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的小女兒魏琳，他在遺言中寫著「惟憐小女，頓減依持，偏賴吾妻，繼續呵抑……」我這個做弟弟的，很能體會大哥的懸念。

姪女琳琳是大哥的第二個女兒，她由於先天遺傳的疾病，從小就行動不便，離不開輪椅，但是大哥始終抱著積極樂觀的態度，鼓勵她全力發展自己的潛能，而琳琳也沒有辜負大哥大嫂的期望，意志力非常堅強，她克服了身體上的障礙，從小學一直到唸台大，功課成績始終名列前茅，後來她以第一名自台大歷史系畢業，還得到斐陶斐獎，然後就到「前瞻基金會」工作。在基金會裡，無論是會務的推動，研究計畫的執行，中英文論文的打字、排版、繪圖，乃至上網搜集資料，琳琳都是大哥的得力助手。

女兒賡續推動志業

大哥去世後，「前瞻基金會」決定繼續運作，以魏琳堅強獨立的個性，相信她一定能在基金會愛護她的長輩領導下，將大哥這項志業賡續推動下去。

我們家三兄弟，魏鏞是老大，老二魏栢，我是老么，小時候，大哥常督導兩個弟弟的功課，三兄弟也常玩在一起，像放風箏、釣魚、游泳等，有時也會吵架，甚至動手推打，但是長大以後，感情非常好，大哥和二哥在美留學時，曾經一起唸書，一起打工，有時一件毛衣常輪流穿，同學都很羨慕他們手足情深。

近三十年來，我和大哥相處時間較多，從當年他自美回國服務，一路從政、教書、任立委，到回歸學術界，我一直都和他在一起，雖然我從事新聞工作也很忙碌，但是我們兩家住得很近，開車只要五分鐘，兩兄弟不僅經常見面，而且也常通電話。由於我們兩人身材、臉型和聲音都有些相似，所以認識我們的朋友都說，「你們兄弟兩人長得好像

「。在他轉到世新大學任教以前，雖然我們在不同的學校教書，但還是常有學生在公衆場所把「魏老師」給認錯了，成爲我們兄弟和親友茶餘飯後的趣譚。大哥生病以後，我和他接觸的時間更多，我總希望能爲他多做點事，但是



▲民國九十一年春節，魏鏞三兄弟合影，右起三弟魏瀚、長兄魏鏞、二弟魏栢、魏鏞長女魏瑗。

病情的日見惡化，用盡一切醫療方法也擋不住，眼看他的生命受到病魔的侵蝕，身體健康一點一點流失，做弟弟的心急如焚，卻也無能爲力，二哥也多次請假回國看他，同時爲大哥打聽、聯繫美國最新上市的化療藥品，大哥在言談間常感謝兩個弟弟爲他做的事，多年來三兄弟都沒像這段期間這樣緊密親近，相互感受到手足之間的關切和親情。

今年農曆春節，三兄弟和家人相聚在大家家裏吃年夜飯，他因爲腳部水腫，行動已有些不便，但是仍勉力在飯前祭祖時行跪拜禮，同時提醒二哥和我記得祭祖時上香、獻酒、放鞭炮等儀式，我知道他用心良苦，他是家中長子，他要把父親當年教給他那套祭祖的規矩，傳給二哥和我。

今年二月中旬，大哥住進台大醫院，病情已相當嚴重，但是仍惦記著他答應要爲「天下文化」寫的書——「政治

行爲的十二堂課」，這本書他才完成了前三章，但疾病的折磨，再也無力完成後續的篇章，這是他去世前的一大遺憾，其實，他還有好多計畫中要做的事都無法完成了。大哥於三月三日中午病逝台大醫院，享年六十八歲。

感謝「天下文化」的高希均先生將這三章文稿，加上原定要寫的目錄大綱和魏鏞大事年表，編印出版「魏鏞教授的最後三堂課」一書，還寫了篇感人的序言，實可告慰大哥在天之靈。

鏞，大鐘也，尚書說：「笙鐘以間」。環顧大哥的一生，鐘鼎山林，正是一枚沉鬱渾厚的大鐘，鐘聲悠遠。在政壇鳴其當鳴，鐘聲鏗鏘；在學界其音金石，鐘聲激越；在課堂誨人不倦，鐘聲淳淳。如今，大鐘沉寂，衆音俱滅，但是透過他的行誼，他的著作，他的親友與學生對他的懷念，我們還能聽到這枚大鐘，在指停處仍琤琮，在板盡處仍繚繞。

雁行折翼，無限哀痛，我以有這樣一位哥哥爲榮。

魏鏞教授與我

周陽山



一九七七年秋天，我從東吳大學會計系插班考入台灣大學政治系就讀，在台大三年期間，修讀了魏鏞教授的「政治行為」課程。台大畢業後，服完兵役，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攻讀博

士，主修比較政治與比較共產主義，七年後回國，在台大政治系與中山所任教，再度親炙魏教授的門下。兩三年後，魏教授離開政府與黨務工作，成立了前瞻基金會，蒙魏教授信任與抬愛，由我出任執行長（石之瑜與

羊憶蓉兩位教授擔任副執行長等職），負責研究與會務等相關工作。

一九九二年，我從台大休假一年，返回紐約，在哥大擔任訪問研究員，暫別了前瞻基金會的工作。魏教授則先

▲成立「前瞻基金會」時的魏鏞。

後出任立法委員和交大教授等職，前瞻的工作則始終持續不墜，而且備受國內外學界好評。我也經常在魏老師的邀約下，參與研討、學術評鑑等任務。在此期間，魏教授常與我討論修憲、選舉與政治學發展等問題。對於李登輝總統的憲改措施及推動台灣民粹主義等作法，均感到十分憂慮。魏教授也針對兩岸關係的發展，細緻的提出了藍、綠、紅燈等指標，科學化地以具體的指標與數據，構建一套警示系統。我也根據自己的研究經驗，提出一些相關意見。魏老師鼓勵我及其他年輕同仁，多作一些基本的政治學研究，並多在國際學術場合發表。他自己也以參與國際政治學界之經驗為例，希望能有更多台灣的政治學者，繼踵增華，讓台灣知識界的新血，活

民國八十年二月，魏鏞（左二）成立「前瞻基金會」，說明該會運作方式。左為周陽山，右起為藍武王、張麟徵。



躍於國際舞台。

一九九六年以後，我出任立法委員，後來又擔任新黨召集人等工作，生活十分緊張疲累。魏教授常以長者與過來人的經驗，找我聊聊，並致安慰之忱。當時新黨內部情勢十分複雜，我初挑大樑，頗覺吃力，魏老師常在原則問題上，多所指點，其他細節問題，則任憑我自行處理，不多明說。但他總在事後要我堅持原則，並予勉勵。

三年之後，我告別了政壇，回到學校，又開始有較多的時間向魏老師請益。不久之後，他也自交大退休，轉往世新任教。兩年前，他以極大的耐性與工夫，整理了歷年來有關兩岸統合的各家學說，撰就一篇長達五萬餘字的學術長文，發表在「問題與研究」月刊上，這是截至目前為止，在中西文相關著述中，論證最為周全、分析最為精到的一篇論文。我不但將其推薦給博士班學生做為必讀的文獻，也將其介紹給芬蘭學者 Linda Jakobson 女士。我自己也在「海峽評論」上寫了一篇有關統合模式的回應文章，鄭重推薦魏教授的鴻文。魏老

師看了之後，曾打電話向我致意。這時我才間接聽到了他生病的消息。

在以後幾個月裡，我多次見到魏老師。在中國政治學會的年會上，魏教授告訴我，他的診治情況十分良好，美國的相關醫學專家在了解他的情況後都覺得相當樂觀。而魏老師的生活作息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連赴美國政治學會的行程，都一切如常。猶記那天中午，在政治學會開完會之後，我陪同他走出徐州路的台大法學院大門，就在送他離行上車的那一刻，我依然充滿信心的認為：魏老師一定可以戰勝這一仗、這一場天人交戰的病魔試煉。

緊接著，台大政治系系方通知我，希望我代課接續魏老師的課程「立法論」。正巧在同一授課時間，我在為台大新聞所研究生上「國會與媒體」的課程，經過雙方系所的同意，也就將政治系的同學轉到新聞所的班上，一齊上國會（立法院）與立法程序的相關內容。由於當時正值SARS初興之際，我們前幾週還安排同學在立法院會議室上課，幾個星期後，就只有轉回台大社科院的會

►魏鏞與現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萊斯女士合影。



議室，以避免傳染病的肆虐。但是，所有受邀的立委則依然持續到台大教室裡向同學們演講，我則是幫魏老師看完同學們的報告，交代了課程的基本任務。

在學期結束後不久，魏老師約見我

和台大政治系的前後兩位系主任——明居正教授和高朗主任見面，並以豐盛的江浙菜招待我們。明教授還特別介紹了練功養身之道。魏老師原希望我能繼續為他多代一年的「立法論」課程，我則因即將擬赴母校哥大訪問講學，只有坦然據實相告。後來台大政治系安排我的學長與同事楊泰順教授代課，好讓魏老師多事休養。在那天臨別前，我們特別向魏老師請安，也希望他放下教學工作，多多休息。我們雖然知道他的病情已經加重，但都仍有充分的信心，以魏老師的堅強毅力與生命意志，他應可渡過難關，繼續領導我們在政治學界持續奮鬥。

又過了兩個月，我剛從紐約回國，安排「哥大東亞所訪台觀選團」的相關事宜，突然接到魏老師辭世的消息，這不啻晴天霹靂，震撼了我們這些魏教授的學生和朋友。三月四日早上，我和時英出版社發行人吳心健學長趕到前瞻基金會致哀，看到了魏老師的遺照，內心感覺無名的痛切和悲戚。二十五、六年來，從台大政治系的啓蒙，到前瞻基金

會的開拓，再經過立法院的歷練，和在修憲過程中的諍言與獻議，魏老師一直是我們的導師和長者。他的堅持、他的毅力、他的學養，以及他的人格與風範，始終如一，始終堅定，也始終讓我們感佩。做為他二十五、六年來的學生、助手和朋友，我只能慨嘆造化無情，天不假年！魏教授的溘然長逝，不僅是台灣學術界的重大損失，也是兩岸統合過程中一個深切的遺憾；同時，這也將成為中美學術交流史上，一顆重要智慧之星的隕落。

對於這樣一位智者與長者的隕落，除了遺憾與嘆息之外，我只能在內心的底層，誠摯的默禱：希望兩岸的政府與人民，在艱辛多舛的統合之路上，能多所獻替，息爭止紛，儘早開展對話，重啟和平協商的契機！我也敬謹的期盼魏師母孫寧女士和老師的家人，早日走出傷痛的陰霾，堅強的走下去，走出充滿希冀的未來。

魏老師，安息吧！